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五十八回 談翰林愛才加親 安小姐冒名會試

詞曰：許多原故，只恨無由得訴！虧殺靈心，指明冷路。逗留一番良晤。側聽低吐，悄然間早已情深意慕；慙慙說向，只為才色行藏，風流舉措。

閒詞按下。

話表劉燦著人來請呂昆，家人急慌將呂相公請來。到得大廳，劉燦指著呂昆道：「此位姓呂名昆，表字美篇，乃蘇州有名的才子，是禮部尚書呂靜書（庵）老先生的公郎！也是來會試的，借此作寓。其餘並無他人。」呂昆來到跟前，說道：「呼喚小生，有何見教？」劉燦將談翰林的來意言了一遍。呂昆並不抵賴，挺身望著談翰林道：「令愛千金在尊府園中，小生如何得見？至於竊聽琴聲，古人所有，獨不聞：

鍾子伯牙成契友，古今幾個是知音？

難道足下到此，有什麼風波？小生卻也不懼。」談翰林見他言語來得利害，用手就要抓他衣服。張寅一見，即慌前來解圍，說道：「談老先生不要動手！若論呂兄，卻是老先生的晚親；他是老先生令姊丈安老年伯的令婿。」談翰林聽得這句話，方才撒手，滿面通紅，反覺慚愧。只得大家重新見禮。

談翰林道：「不知二公在此，多有得罪。」張寅道：「晚生二人同安老伯母一路進京前來，為訪安老年伯與他令愛的消息。欲借老先生府中下榻，恐有不便，因此暫寓劉老先生府中。此事皆是呂昆少年放蕩，還望老先生念親戚之誼，幸勿見罪。」談翰林只得且自罷休。心下暗想：「目今甥女瑞雲尚無消息，定為賊人所傷。且喜呂昆人才出眾，年少登科，何不將我女兒鳳鸞許之？」當下想定主意，告辭回家，說知安老夫人。一連耽擱了幾日，差人到劉察院家迎接張、呂二位相公；二人致謝了劉燦，將行李發到談府居住。

那一日，談翰林同著張寅，呂昆前去監中看安老爺。禁子聞言，即來開了監門，放了三人進去。只見安老爺垂頭喪氣，卻也實在傷感。談翰林左思右想，再四躊躇，只得把安小姐在山東的話說明。安老爺聽了，放聲大哭。正是：

身遭縲紲堪悲楚，女喪強人恨更添。

三人再三解勸，只得別了安老爺回來。

單〔說〕這談翰林，見他甥女全無消息，一日托出張寅，代呂昆做媒。呂昆因安小姐與臨妝的事念念在在，每日憂想，放心不下，那裡肯依？被劉燦同著張寅再三苦勸，也只得勉強相從。談翰林見他日說無憑，務必要個聘物；呂昆只得將柳卿雲的玉燕送與談翰林為聘。〈此句原為「只得將柳卿雲的玉燕，呂昆送與談翰林為聘」〉誰知安老夫人見他姪女許了呂昆，心下好不著急！欲要說，恐怕他弟媳多心；欲待不言，好端端一個女婿，送與別人家去，其實可慘。惟有暗自垂淚而已。正是：

見鞍思馬心悲苦，觸景傷懷更慘淒。

〔再〕說那談翰林將張、呂二人款留在家，每日講論些新詞舊賦，自然打點花燭完姻，按下不題。

撥轉書詞，話分兩下，再言安小姐在胭脂寨度過殘年，已是陽春天氣。那一天，欲想動身，無奈被張府款留，陪著張朗讀書。喜得張朗臥病在榻，不能進京會試，只得告辭張大人。張指揮見款留不住，惟有備了行李銀兩，著自己家人進他主僕二人動身。

在路非止一日。那一天，到了都中，借寓相國寺內。你道安瑞雲為何不住在他舅舅談翰林府中？卻有個緣故：恐張府家人識破機關，故爾寓在相國寺內。這相國寺卻是龍圖大學士包公所造，離談府卻有十餘里。小姐住了半月有餘，差人往談府中去探聽消息。只見談府中張燈結綵，細問旁人，聞得談府今日贅婿，乃是蘇州新科舉人，姓呂名昆。張府的家人心下疑惑道：「我們家相公叫做呂昆，如今又有一個呂昆，只怕是冒名不成？」慌將此事報知安小姐。小姐道：「真假自有分辨，不必多言。」只有臨妝心中暗恨道：

世間負義惟男子，說話全無半句真。

安小姐將此事放在心上。

過了月餘，不覺考期已到，安小姐吩咐家人收拾已畢，又吩咐臨妝看守寓所門戶，著張府家人跟至考場門首，抵著張朗名姓應試，提心吊膽。你道為何？只因那些搜檢監場的官員，都是些親王大臣、九卿御史。惟恐露出機關，性命不保。張府的家人將考籃交代，依舊回寓。再講安小姐自己提著考籃，靜候點名、搜檢入場。且喜並無人看出是個女子。各人歸了號，房門首挑起燈籠，照耀如同白晝：

不亞是千條火樹，好比做萬盞鼇山。